

系我一生心、

感性系列

# 系我一生心

台湾◎齐楚 著

# 系我一生心

台湾·乔楚·著

---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---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32开本 6印张 150千字
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册

---

ISBN 7-80599-471-4/I·124

定价:9.80元

# 1

一声枪响划破了台北清晨的寂静。

高轩发出一声闷响，几乎跪倒在地，幸而司机小李将他扶住。

“董事长！董事长！你……你怎么了！”小李很慌张。

“该死！我中弹了，还会是什么？”右腿传来一阵灼热的疼痛，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，感觉一片湿热。

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打电话报警？”

“不！”高轩咬着牙道：“不要报警，先上车再说。”他忍着痛，推着小李往停在对街口的 BMW 走去。

他感觉血流过小腿，滴在车子的踏垫上，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整个右腿仿佛失去了知觉。

深吸了口气，高轩从口袋掏出钱包，找出一张名片递给小李。

“小李！送我到这家医院……在我没有清醒前别通知任何人……”天！真是痛彻心扉，如果他的感觉没错，子弹应该还留在里头。

“可是……”小李犹豫着。

“放心！我死不掉的。”他对他吼：“还不开车？”他疼得冷汗直冒，几乎没有耐性再说话了，也许昏过去会舒服多了，虽然那实在不像他会做的事。

车子终于发动，并往前开去，攻击他的人没有再开枪，显然是想给他一个警告，并非真要他的命。

高轩闭上眼睛，不用多想也知道这事是谁干的。

该死！他们竟然真动手了。

不过他一向不吃这一套，没人可以威胁得了他高轩。

车子走得好慢，甚至有点晃动，一个转弯偏离了车道，几乎将他晃倒。

“该死的，你给我开快车，开稳点。”他咒骂着，压住几乎脱口而出的呻吟。

“是！是！董事长！我已经尽力了，可是……我的手有点抖……”他嗫嚅道，依然心有余悸。老天！枪耶！很有可能打偏了，那么流血的就是他了。

“二十分钟开不到医院，你就给我卷铺盖走路。”高轩仍在吼叫，只是由于失血的关系，声音变小了，似乎还有些喘。

小李的手忽然不抖了。

这说来很平常，因为他怎么也不想离开“轩逸”。这儿的待遇太高了，没有哪一个公司可以与之相比。

就这样，车子平稳而快速地在凌晨冷清的道路上急驶而去。



睁开眼睛，一张斯文的笑脸就在面前，先是模糊了些，而后渐渐清楚。

“你醒了？狮子！”

高轩对着他的高中同窗兼多年好友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

“你好！小唐！真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。”

唐少甫笑了笑。

“我可高兴了，这回总算有钱可赚。”

“我知道你找机会捞我一笔已经等很久了。”高轩苦笑。‘不过你表现得也太明显了吧，没听过有医生对病人说‘欢迎光临’的。

“我见到朋友总是这么说，谁知你竟受了伤。”唐少甫拉了椅子坐下。“枪伤耶！狮子！谁看你不顺眼了？”

“‘周氏’吧！我想是周大均要人下的手。”

“你没有放弃那笔生意？”

“如果一有人威胁就答应照做，那么‘轩逸’马上就倒了。我最恨人家威胁我，你也知道的。”

“我看……他只是先给你个警告。”唐少甫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打算报警？”

“不！我已经找了两个私家侦探，这件事我会自己查。”

唐少甫点点头表示明白。

“那公司呢？你既不想让新闻界知道这件事，而以你现在的状况恐怕得住院一阵子……”

## 感性系列

“住院?”高轩惊喊:“你开玩笑吧?”

“哈!我才没那么好的兴致呢!看来你还不了解你受伤的程度,狮子!让我来解说一下吧!”唐少甫跳起了脚。“子弹擦过了骨头,造成裂伤,意思是只要再偏一些,可能腿骨就断了。老兄!我实大很不愿意这么说,但恐怕有一阵子你是无法打篮球、慢跑。”

高轩已经好些年没空打球、慢跑,他当然知道小唐这么说是在暗示一个事实。“我不会得坐轮椅吧?”他问。

“至少得拄两根拐杖。”唐少甫笑的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。

“该死的!”高轩粗鲁地咒骂,他发誓等他确定了幕后指使者是谁,他会把今天所忍受的痛苦加倍奉还。

“你还是动不动就大呼小叫的。轻松点嘛!等麻药退了,我保证你情绪会更差。”

“谢谢你!小唐!如果今天躺在这儿动弹不得的是你,我也会在一旁笑着要你放轻松。”高轩嘲讽地说。

“我就知道我们之间的友谊牢不可破。”唐少甫厚颜道。

“算了!我没空听你胡扯,趁我情绪还稳定,快叫小李进来,我有话交代他。”高轩自嘲道。

“稳定”我从没见过你情绪稳定哪!”唐少甫睁大眼睛,一副夸张的表情。

“小唐!”高轩皱眉,“你真是诚实得令人讨厌。”

唐少甫大笑着走出病房,随即小李就进来了。

“董事长!你……还好吧?”他一脸担忧。

“死不了就是了。”高轩没好气地道，又觉得自己没理由对小李生气，怎么说要不是他在身边，他恐怕真是求救无门。

吹口气，他觉得好疲倦，商场上的竞争竟至这种地步，让他兴起了休息一阵子的强烈渴望。

接手父亲留下的企业后，他忙得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思考如何使“轩逸”由亏转盈，渐至顺境。有时他不免怀疑自己究竟为何要这么累？公司不是他一个人的，高逸也有一分哪！

“小李！”高轩觉得自己快睡着了。

“是！董事长！”

“替我叫余叔来，记得别跟任何人说我受伤了，要余叔也别说出去。”

“是！”小李恭敬地应道。

高轩挥手。

“去吧！去载他。如果你们来的时候我睡着了，就把我叫醒。”没等小李再回答，高轩竟已沈沈睡去。

\*

\*

\*

等小李进了余叔的办公室已经是早上九点多了。

余叔抬头见是他，笑了笑又低头继续忙。

“这么晚才来，是不是董事长宿醉未醒？其实我可以想见的，应酬嘛！哪次不是这样？喂！你也开心了一晚吧？是不是？”余叔对他眨眨眼。

是啊！昨晚原本是挺棒的，有酒喝，又有美丽的女服务坐在一旁倒酒，挟菜，如果没有那声枪响，简直是小李所有过最拉风的一个晚上了。



“余叔！别忙了，跟我走吧！”小李说。

“怎么了？瞧你愁眉苦脸的，头痛啊？”余叔还是认为他一定是喝多了。

“我是有点儿头痛，但有人脚更痛哪！”

“谁？”余叔抬头。

小李拉他起身。

“走啦！在车上我会详细地告诉你。”

“喂！上班时间怎么可以乱跑？”

“有‘圣旨’的，怎么不行？”

就这样，余叔被小李拉出了办公室，又拉下了楼，最后还拉进了车内。

“什么？董事长受伤了？”余叔听了消息先是大吃了惊，而后马上指着隔壁的小李，“你喔！叫你平日车子开慢点，你就是不听，现在出事了吧？”

“董事长受伤跟我开车快慢有什么关系？”小李将车子驶出停车场。

“没关系？你不开快车会出车祸？”余叔推了推他的太阳穴。

“我没说董事长出车祸了呀！”小李抱怨，“你对我太没信心了，余叔！”

“那究竟是……”

“听我说嘛！”小李于是将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“可别出去，董事长交代过的，他……他连警察都没找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余叔显然不了解。

小李耸耸肩。

“我哪知道为什么？也许他叫你去就是想告诉你

呢！”

“他伤得很严重吗？”余叔想着他是不是要交代遗嘱，但若真是……也该找律师啊！

“死不掉啦！”小李把董事长经常说的那句话搬出来。

余叔烦恼地吹了口气：

“这下可好了，在公司这么忙的时候居然……”他转头热切地问小李。“他可以立刻出院吗？还是得在医院耗个一、两天？”

“我看情况没那么好，他的右腿整个都包起来了。”

“噢！天！”余叔非常沮丧。

“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好紧张的，‘轩逸’又不是你的。”

余叔狠狠瞪他。

“你居然这么说？”

“我说错了吗”很少人能像你这么忠心耿耿，只是个工作嘛！为了赚钱而已。”小李笑道。

“我可没办法这么想。”余叔说：“老董事长待我非常好，他们夫妇不幸在车祸中去世后，我就决心要帮他儿子把公司给扶起来。”他叹气。“幸好高轩是个人才，而在公司好不容易上轨道了，他居然……小李！谁会对他开枪？我不记得我们曾经得罪过谁。”

“我只是个司机啊！余叔！你以为我会知道什么？”

“那你就开快点吧！让我亲自去问他。”

“刚才还有人嫌我开车太快……”



“喂！你叫他吧！”余叔推推小李。

“我？”小李指着自己的鼻子。“你疯了？我才不敢吵醒熟睡的狮子。”

“他不是说过可以叫醒他？”

“那也是你去叫。”小李认真地说：‘你是长辈，他不会对你吼，再说……就算他生气了，他也不会炒你鱿鱼，而我只是个随时可以换掉的小司机啊！’

“可是……”余叔面有难色，显然也在怀疑小李的话。没错，他算是公司的元老了，但高轩的脾气若真要发作可不会看对象。睡着的狮子也许不那么可怕，但他受伤了呀！一只受伤的狮子足以使任何人为之怯步。

病房门打开，唐少甫走了进来。

余叔松了一口气，迎向唐少甫。

“他死不了。”唐少甫笑道：“余叔！您不用担心。”

“我知道他死不了，但我总得了解一下他伤的有多重吧？而且……小李说他找我有事。”

“那就叫醒他啊！”唐少甫说得轻松极了。

“叫醒他？”余叔非常犹豫，“我……他在睡觉的话，也许……也许我们不该吵他……”

“没这回事，他已经睡够了。”唐少甫走到病床前拍拍高轩的脸颊。“起来了，狮子！余叔来看你了。”

高轩将头撇向另一边，并没有醒。

唐少甫皱眉。

他虽是个医生，却非常缺乏一种美德——耐性，对

付这种“不合作”的病人不需要太客气，虽然这一位是他最要好的朋友。

于是，他走到病床尾部，在余叔和小李来不及阻止之前用力朝高轩受伤的腿拍下去。当然他会小心避开伤处，但也足够让他醒过来了吧！唐少甫很有信心地想着。

高轩几乎是由床上跳起来。

“是谁该死的……”

“是我，我想你至少该尊重一下你的主治大夫。”唐少甫责备他。

“你该死的究竟……”

“对我说脏话？”唐少甫皱眉。

“这不算什么脏话。”高轩吼着。

“我是文明人，听不惯。”唐少甫看起来非常无辜。

高轩叹了口气。

“好！算我怕你。请问一下唐大夫，你究竟有什么刻不容缓，火烧屁股的事要这么‘亲切’地叫醒我？”他的“亲切”二字几乎是由牙缝挤出来的。看来麻醉药已完全退了，他的腿疼得像十根钉子在刺，而唐少甫还在享受他那可恨的幽默感，有时候他真希望自己这辈子从没见过他。

“余叔来了。”唐少甫又露出笑容。“而且我想你也许想吃些止痛药。”

高轩疲惫地叹口气。是！他是很痛，但更令他痛恨的是服药后的那种昏沈感。

“不了！我不想吃药。”他对唐少甫摇头。“你去忙

吧！不用理会我。”

唐少甫点点头转身要离去，司机小李也识相地随他出去，董事长肯定有要紧事和余叔谈，他不需要在场，也不想在场。今天真是又刺激又忙碌，这会儿好像没什么大碍了，他忽然觉得好饿。医院隔壁有家面摊，也许他该去吃碗面，小李心里想。

病房里只剩下高轩和余叔两个人。

余叔走近病床。

“董事长”……

“叫我阿轩吧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余叔！公司要没有你早就不行了。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不用跟我客套。”

余叔微笑着点头，随即又一脸担忧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人都躺在这儿了，又怎么会没事？不过不严重，余叔你不用担心。”

“谁会对你开枪呢”余叔似乎百思不解。

“周大均吧！”高轩淡然道：“他依然想逼我放弃那笔生意。”

“和‘齐力’那一个？”

高轩点头。

“真是太卑鄙了。”余叔咬牙切齿。“这笔生意我们也花了很多心血，他想就这么抢了去？而且……他居然想杀你……”

“我想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我的命，只是给我个警告

罢了。”高轩冷笑。“那个傻子来不及了，昨晚我们已谈成了那笔交易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施行。”

“本来我应该很高兴的，可是……你难道不怕他再对你下手？”余叔担忧地说。

“这很有可能，但我绝不会屈服的，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找出周大均的犯罪证据，让他再也不能威胁我。”

“有这么容易吗？姓周的既然有胆子做，一定做了万全的安排……”

“那倒未必。”高轩揉了揉疼痛的腿。“那家伙是个土财主，什么都不懂，而我请了两位专业的私家侦探，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件事。余叔！你不用这么烦恼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余叔点点头，他相信高轩一向有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，可是看见他的腿伤，余叔忍不住又皱起眉头来。

“你的伤……”

“的确很烦人。”高轩叹口气。“小唐说我有一阵子无法使用这条腿。我也不喜欢这样，但……它似乎伤得比我想像中严重。”他看了右腿一眼，而疼痛似乎由于他的注意而急速增加，令他倒抽了口气。

“怎么？很疼吗？”余叔弯腰向前。“要不要找小唐来？”

高轩摇头。

“不用了。不过……我受伤的事还是别传出去，有人找我就说我出国开会了。”

“恐怕你得休息个一、两个月，去开个会总不能耗

这么久吧？迟早会被发现的。你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你受了伤？”

“如果说出去，警方一定会知道，警方一知道，周大均就会有戒心，追查证据更不容易。再说，你不觉得这种事很容易引起公司员工的不安吗？他们也许会猜测自己是不是下一个受害者。”

“有这么严重？”余叔问。

“尽量避免罗！”

“那公司怎么办？如果你两个月不去上班，大夥儿也会猜测公司是不是就要倒闭了。”余叔站起来踱步。

“当然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”高轩笑了笑。“你别担心，已经有法子了。”

“什么法子？”

“让高逸代替我。”高轩直接道，似乎对余叔瞠目结舌的样子毫无所觉。



高逸湿淋淋地由浴室出来，身上除了一条大毛巾围住下半身外，只有一颗颗的水珠覆盖在古铜色的皮肤上。任何人见了他现在这副模样，绝不会将他和“教授”两个字联想在一起，更不用说是教中文了。

其实高逸非常厌恶他有这样的外表，毕竟那与他的个性，形象不符合。一个中文系的教授看起来应该斯文，书卷味浓厚，而不是高大魁梧，像个篮球国手。

也许高轩会比较欣赏这个脸孔和体格吧！他笑着想，毕竟让他在商场上好混多了，尤其加上他那一向冷酷的表情，没有几个人敢给他钉子碰。

擦乾了头发,套上一件T恤,一件短裤,再由冰箱中拿出冷冻食品,打算享用一顿悠闲的午餐。放寒假了,他这个教授自然也无事可做。曾有许多女学生邀他一块儿去玩,他全拒绝了。说真的,他不明白现在的女学生为什么会对大她们十来岁的男人有意思,而且还表现得如此明显。

师生恋?

他想了就害怕,还是躲远点吧!女人太可怕了,在任何年纪都一样。

拿着东西到厨房,正准备打开瓦斯,电话铃响起。

高逸两大步冲到小客厅,拿起话筒。

“喂!我高逸。”

“阿逸啊!是我。”话筒那头传来声音。

“余叔?”高逸在地板上坐下。“好久不见了,余叔!怎么有空打电话来?我老哥放你假吗?”

嗯……阿逸啊!你还好吧?淡水冷不冷?”

高逸有些纳闷他问这些做什么。余叔很少打电话来的,每次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……此时他心里一慌,看着自己右脚膝盖上的伤口……

“余叔!是不是我哥出事了?”他问,并要自己别紧张。没什么大不了的,他不过跌破了膝盖,损失了件挺贵的牛仔裤,他老哥一定也没什么大问题……。

余叔在电话那端重重叹了口气。

“唉!人家说双胞胎会心灵相通,看来真是不假。阿逸!你哥哥是出事了,有人对他放冷枪!”

“打中了他的腿?”



“是啊！打中了他的右腿，差点打断了骨头呢！我想……”

“没有生命危险吧？”高逸说。

“没有，可是……”

“死不掉？”

“没那么严重。”

“那就好了嘛！高逸松了口气。“余叔！替我向他问好，祝他早日康复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总该来看看他吧？”

高逸大笑。

“不瞒你说，余叔！我实在不想去见老哥，他见了我就想把公司的事推给我，而我对那些真的没兴趣。”

“公司可是你们两个人的啊！”

“我愿意把我那一半无条件送给他。”高逸仍笑着，说得却很认真。“这件事我说了好几次，他总是瞪得我说不下去。”

“因为你让他生气啊！他那么辛苦，难道是为了钱？”余叔的口气略带责备。“‘轩逸’是你父亲留给你们兄弟俩的唯一纪念，你以为阿轩喜欢忙成那样？是没办法啊！他想把公司扶起来。”

“我知道他很辛苦。”

“那么现在他需要你，你连来看看他都不肯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别犹豫了，你们是兄弟，还是双胞胎，应该感情很深厚才对。”

“我没说我和大哥没感情啊！”高逸道：“只是……”